



彩 ■ 诸德清

毕业话题

骊歌

■ 陆丽彬 文

大四的学长们,你们人生中美好的大学旅程即将走完,看你们收拾起行囊,准备着奔向未来,我莫名有些伤感。

我们因缘相识相知,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还记得,是你们把我带进了大学生活,大一报到那一天,你们在浦东校门口接过我们手中的行李,穿过人来人往的国旗广场,带着我们去注册,一路上介绍学校里的风景。你们可知道,你们的热情和微笑,正是我们初到电院看到的最美“风景”。还记得,炎炎烈日下我们整齐地踢着正步操练队形,你们和辅导员一起陪着我们,耐心解析我们关于大学的所有“想象”,为我们揭开了大学的神秘面纱。还记得,各类社团和学生组织的纳新招募,让我们眼花缭乱,一时间不知道何去何从,又是你们不厌其烦地讲解和介绍,让我们因兴趣而结缘,在此后的相处中,你们又无私传授给我们很多宝贵经验。还记得,你们为我们解除学习中的困惑、指点生

活上的迷津;还记得,每次遇见你们时温暖和关切的询问……点点滴滴,和你们有关的回忆,在你们即将离去的这个夏天,一一浮现眼前。

看着你们穿上学士服在教室,在图书馆,在情人坡,在校园里各个熟悉的角落拍照。远远的,仿佛看到你们眼中的不舍,而我心中的失落和伤感也渐渐发酵。尚在回忆我们有交集的欢乐时光,一转身才发现离别真的来临了,让人毫无防备。

仿佛,电院的每一个角落仍然留有你们青春的痕迹,运动场上仍然回荡着你们的欢声笑语,教室里仍然有你们认真听课的身影,图书馆里仍然有你们埋头苦读的背影,大礼堂仍然有你们精彩的演出……电院的每一个地方,记录着你们为梦想拼搏的故事,而这些故事总是激励我们以你们为榜样,坚定信仰,不负青春时光,在电院逐梦远航。

很快,我们就要说再见了;很快,你们要转战人生的另一个舞台。也许我们将不复再见,也许我们尚有缘相聚。无论如何,请记得,在这片美丽和谐的校园里,始终有一群人默默祝福你们前程似锦,一切顺利。

(上海电力学院)

梦想话题

记忆中的“山景房”

■ 许瀚丹 文

提及故乡,我眼前浮现的是一幢楼。它坐落在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,那市区与郊区的交界处,是我度过童年的地方。那幢楼有九层,没有电梯,家住七楼的我回家时总是气喘吁吁地打开家门。那是我见过的视野最开阔、景色最大气的一栋楼房——一栋“山景房”。我还记得站在阳台上,可以看到一幅很壮阔的画面:下面是几块农田和几间农舍,时常可见农夫行走田头,浇水除草的身影;远处近似一片荒野,焦黄墨绿浅褐等颜色交织着向远方绵延;最远处,是两座大山,从山脚到山顶,完完整整的收入眼底。我无法看清山上的草木,甚至无法辨别山的颜色,但我可以看到它们完整的形态,威严的气势,以及泰然不动的沉稳。

阳台是朝东的,每个早晨,红彤彤的太阳都会在山顶露出半张脸,再在跳出另一半脸蛋时带来刺眼的万丈光芒。而许多夜晚,月亮也会羞涩而静静地慢慢爬上山头。每月农历

十五,尤其是每年中秋,我和家人不是守在客厅的电视机前,而是站在阳台上,静静地等那玉盘般的圆月映入眼帘,洒下清辉。月亮当主角的夜晚里,山和荒野,成了最好最美的背景。

初二时我离开那里搬家到市中心。新的房子更大更美,只可惜开窗就是另一幢楼房,唯一能瞥见的“外景”,便是整洁的柏油路和川流不息的汽车。中秋节,吃着香甜的月饼,看着精彩的晚会,却在听到“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”的歌时忆到了那栋老房子,那两座山,还有那些真正看月亮爬上山头的时光。

妈妈是重庆人。在山城的农村长大的她,永远记得那些走山路、捡山柴、唱山歌的日子。在大山里,不见人影,只闻人声,人为和自然的旋律交织在一起,成为妈妈脑中独特的“山音”记忆。

攀枝花的山也不少,举目四望,穿过参差不齐的高楼,便能看见连绵不绝的山峰。市中心的公园就是以一座山为主体修建的。公园通过上下坡与石梯的道路引导游人完成山脚与山顶间

的转换,在中间的平缓地带是游乐设施,山顶处还有观景的亭台。而路两旁是未加开发的树林与山坡,走在其中,真的有行在山间的感觉。公园建成后,我和父母都很喜欢去那里散步,走在夹有水泥路的山中,听风掠过树梢,听鸟儿在林间鸣叫,听不知何处之人在山中歌唱或长啸。每当这些“山音”响起,妈妈的脸上,总会现出回忆与满足的笑容。我想是这里的景,这里的音,让她的乡愁有了着落与归宿。

“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……”假期去走亲戚,小表弟在宽敞舒适的房间里,吃着苹果,无精打采地读着要求背诵的诗歌。从他的声音中,找不到一丝“乡愁”的味道。我不禁想:我自己的乡愁已经很淡了,那我的下一代及其后人,生活在日益相同的城市里,他们还会对故乡有感觉吗?

似乎没有人可以阻止城市规模的扩张,就像没有人可以阻止历史前进的脚步。然而在华灯早已亮过星星的今天,我们是不是应该努力留住另一种浓烈稠密、萦绕不绝的东西——乡愁。那是一条于每个人都不同的道路,偶然一走,便能从自己脑中的过去,走向心中的未来。(同济大学)

杨浦记忆

湿地歌声

■ 周维正文

“针儿走,线儿密,含着热泪绣红旗……”“我爱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……”在新江湾城的生态走廊,每逢双休日早晨几乎都会有那些饱含深情、旋律优美的歌声乘着晨风飘过,也穿过风雨传来……这是杨浦新江湾城“湿地歌友会”的老年歌友们在活动。

有不少人还记得,五六年的时候,退休工人李阿姨骑着自行车,经常来到新江湾城生态走廊的小河边,对着随风起伏的芦苇唱歌。恰巧,有位放鸭子的老人在这里吹笛子。后来,两人结成一吹一唱组合,演唱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,竟引来了不少人聆听。再后来,很多听歌人加入了唱歌的行列。有的把朋友介绍来,还有的把家里那一口子也拉过来。除那位吹笛子的歌友伴奏之外,一位擅长吹口琴的歌友也参与进来。

几年时间,歌友们越聚越多,如今已有60多人,其阵式相当可观。就这样,一个以退休居民为主体。植

根于新江湾湿地,充满浓浓草根味的“湿地歌友会”逐步孕育成形。深受歌友们尊重、信赖的李阿姨成了歌友会的“主持”兼“艺术总监”。

东边是树林,西边是小河,一条道路从中蜿蜒而过的生态走廊,成了湿地歌友会天然的活动场所。他们天冷时在朝阳的小广场上歌唱,享受着和煦的阳光带来的些许温暖;天热时,歌友们在有树荫遮阳一面临水的栈桥上歌唱,悠扬的歌声随着碧波荡漾;风雨天,歌友们就“移师”到一座木亭上。

歌友们对“歌友会”非常珍惜,尽心维护,尤其是李阿姨更是倾力而为。一年到头,只要是双休日,无论酷暑严寒,或刮风下雨,古稀的她总是骑着自行车提前到场做好准备,等候大家的到来。五年多来,从未缺席过一次。大家只要看到李阿姨在,心就定了。

一天早上,雨下得比较大,李阿姨的衣服在来的路上就湿透了,但她说,让人冒着风雨来了看到没人再失望地回去,于心不忍啊。

歌友会主要活动是唱歌。他们坚持主旋律,侧重于经典。开始时,唱的大都是《春天的故事》、《歌唱祖国》等老歌,但时间长了总不能一张口就是“一座座青山紧相连”、“一条

大河波浪宽”啊,他们就从《天天把歌唱》、《回声嘹亮》等电视音乐节目中下载比较好听、好唱的歌曲,打印出来传唱。几年下来,不断积累,曲目上竟也有了200多首。

说是“歌友会”,其实就是社区退休居民聚在一起,自娱自乐唱唱歌。歌友中没有一个是专业的,都是地道的草根,都只是喜欢唱歌而已。歌友们把唱歌当作必修课每次必到,作为自我“陶醉”的一种艺术享受,作为放飞心情的一种方式。愉悦自己,快快乐乐过日子,是歌友们的共同愿景。

更有歌友把唱歌作为精神寄托,在歌声中冲淡烦恼,送走忧愁。李阿姨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位。2004年,老伴因病离她而去,几年间家中又两经重大变故,真可谓压力山大。忘情的歌唱,让她走出阴影。还有一位女性歌友,怎么也绕不开家人中发生的不快郁郁寡欢,后来跟着老公来唱歌,随着歌声响起,把什么都甩到脑后。“走过去,前面是个天”。

“新江湾,小河畔,绿荫映蓝天。晨风拂柳笛声扬,歌声随风传。天之涯,海之角,知音相见欢。莫道已是黄昏时,明朝再相见……”几经接触,感触良多,笔者不禁按影片《城南旧事》插曲的旋律谱上几句词,权当一幅速写,为他们点个赞。

岁月悠悠

闵阿姨

■ 朱海山 文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上海刚解放不久。由于战争的影响,上海这个城市百废待兴,百姓生活十分贫困。

父亲当时在地处杨树浦的一家机器厂工作,这是一家官僚资本的企业,解放后由政府收为国有企业。由于当时战事重重,企业生产状况不佳,职工的生活极为拮据。我家的情况也一样,因邻居家的一场大火殃及我家,把我家也烧得所剩无几,所以生活更加困苦。

那时母亲也无工作,家里有哥哥、姐姐、妹妹和祖母等,全靠父亲一人的收入度日。当时,哥哥姐姐都已经在学校读书,我和妹妹还小,在家由祖母照看。母亲是一位很能干的妇道人家,常常在做完自家家务事后,还帮人家洗洗衣服,干一些零活,赚一点小钱,能够补贴点家用。但那时,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真是十分困难。

记得有一年的初冬季节,北风吹起,我穿的依然是单衣单裤,父母亲实在无能力为我们增添冬衣。

有一天下午四时许,家里来了一位女同志,她身着褪了色的旧军装,

头戴解放帽,手里抱着一件棉大衣,年龄大约在三十岁上下,看上去很精神,说起话来也亲切和蔼。

这位女同志来的时候,我母亲刚好在家。见了母亲,她作了自我介绍,说:“我姓闵,闵行的闵,是厂里派我来看望你们的。”妈妈得知她是父亲厂里来的,便热情地接待了她。

我们家平时没有什么客人,这天突然来了这么一位“客人”,我和妹妹都感到很好奇,于是在一边听着妈妈和她说话,尽管我那时人还小,但是她们之间的对话,我多少还是能够听得懂一些。

原来,那位女同志是父亲单位里派来进行家访并慰问的干部,特意给我们送“补助款”和驱寒棉衣来的。

晚间,父亲下班回家,母亲便把下午那位“来客”的事情给父亲说了一下,父亲说:“知道了,听说这个女同志是从部队里刚转业来的干部,也是区委进驻我们厂里工作组的成员,是个共产党员!”“党员!什么党员?”我在一旁插嘴问道。父亲见我插嘴,十分严肃地说:“人家是个共产党员!是好人!她在厂里就要给我补助,我没拿,哪知她倒是来了个‘送货上门’呀!”

听了父亲的这一席话后,我明白了,也记住了这位姓闵的闵阿姨!